

G20 阅读地图



20国集团(G20)

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于1999年9月25日由八国集团(G8)的财长在华盛顿宣布成立,由原八国集团以及其余12个重要经济体组成,宗旨是为推动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放及有建设性的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按照以往惯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列席该组织的会议。

20国集团成员

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土耳其、欧盟、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

木心:日本文化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解”

林少华

浙江有个已然大名鼎鼎的乌镇,乌镇有个即将大名鼎鼎的木心。

木心自认为是日本艺术的知音,他在《文学回忆录》关于中世纪日本文学的第三十讲中讲道:“我是日本艺术的知音。知音,但不知心——他们没有多大的心。日本对中国文化是一种误解。但这一误解,误解出自己的风格,误解得好。”这里说的心,想必指的是思想。木心在同一讲中说日本有情趣,但“没有思想。有,也深不下去。日本本国一个思想家也没有,都是从中国拿去的和欧洲来的思想。”那么“误解”指的是什么呢?为此他举了“从明日去摘嫩叶,预定的野地,昨天落了雪,今天也落雪”等几首诗,评论道:“很浅,浅得有味,日本气很强。好像和中国的像,但混淆不起来、抱着原谅的心情去看这些诗,很轻,很薄,半透明,纸的木的竹的。日本味。非唐非宋,也非近代中国的白话诗。平静,恬淡……不见哪儿有力度、深度,或有智慧出现。你要写却写不来……怪味道。甜不甜,咸不咸,日本腔。”最后举了这样一首:“春到,雪融化。雪融化,草就长出来了。”评语仅四个字:“傻不可及!”

但不管怎样,“日本独特的美”或日本艺术的独特性在木心那里是得到了认可的:“浅”、“轻”、“薄”、“平静”、“恬淡”,以至“怪”、“傻”……由此构成了别人学不来的“日本气”、“日本味”、“日本腔”。这大概就是所谓“误解出自己的风格”。但究竟是误解中国文化中的什么而误解出来的,木心却语焉不详。这也不宜苛求木心,毕竟他不是日本文学专家,讲稿也并非专题学术论文。应该说,较之系统性理性思辨,木心口中的更是出于诗性感悟的一得之见。

于是,我只好查阅日本文论家、美学家们花大力气归纳出来的三种日本美:“物哀”、“幽玄”、“寂”。据北师大教授王向远在其论文集《日本之文与日本之美》中考证,这三种美学概念都与中国古典有关。限

于篇幅,这里仅以“幽玄”为例。

“幽玄”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是作为宗教哲学词汇使用的。而被日本拿走之后,则用来表达日本中世纪上层社会的审美趣味:“所谓‘幽玄’,就是超越形式、深入内部生命的神圣之美”。诸如含蓄、余情、朦胧、幽深、空灵、神秘、超现实等等,都属于“兴入幽玄”之列。后来逐渐渗透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层面。例如,作为日本女性传统化妆法,每每用白粉把整张脸涂得一片“惨白”,以求幽暗中的欣赏效果;日式传统建筑采光不喜欢明朗的阳光,窗户糊纸并躲在檐廊里仍嫌不够,还要用苇帘遮遮挡挡,以便在若明若暗中弄出“幽玄”之美;甚至饮食也怕光,如喝“大酱汤”(味噌汁)时偏用黑乎乎的漆碗,汤汁黑乎乎的,上面漂浮的裙带菜也黑乎乎的,加上房间光线幽暗,致使喝的人搞不清碗里一晃一闪是什么物件。大作家谷崎润一郎为此专门写了一部名为《荫翳礼赞》的书,赞美道:“这一瞬间的心情,比起用汤匙在浅晒的白盘里舀出汤来喝的西洋方式,真有天壤之别……颇有禅宗家情趣”。这大约可以理解成木心先生的误解之说——“误解出自己的风格,误解得好!”当然木心那个年纪的人(木心生于1927年)对日本的感情尤其复杂,说“好”之余,总忘不了嘴角一撇曳出一丝不屑:“怪”、“傻”!言外之意,不就喝个汤嘛,何必故弄玄虚!

如此“考证”下来,不妨认为,“日本美”以至整个日本文化,追根溯源,总要追溯到中国来——再次借用木心的说法,“按说他们的文化历史,不过是唐家废墟。”但日本“误解”得好,至少将“唐家”的若干概念及其内涵推进到了无以复加的极致境地,从而产生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产生了“日本美”。大而言之,有《源氏物语》,有浮世绘,有东山魁夷和川端康成。小而言之,有十七个字(音)的俳句。对了,你看“俳圣”松尾芭蕉写的:“可惜哟,买来的面饼,扔在那里干巴了/黄莺啊,飞到屋檐下,往面饼上拉屎哦/鱼铺

里,一排死鲫鱼,吡着一口口白牙”。如何,以屎入诗,以丑为美,够独特的吧?

最后,请允许我挪用拙译两本书译序中的两段话,算是对日本文艺审美取向或所谓日本美的尝试性注释。一段是拙译川端康成《雪国》译序:

在火车窗玻璃中看见外面的夜景同车厢内少女映在上面的脸庞相互重叠,这是不难发现的寻常场景。但在《雪国》中成为神来之笔,以此点化出了作者所推崇的虚无之美——美如夜行火车窗玻璃上的镜中图像,是不确定的、流移的、瞬间的,随时可能归于寂灭、任何使之复原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反言之,美因其虚无、因其归于“无”而永恒,而成为永恒的存在、永恒的“有”。

另一段选自拙译东山魁夷《青色风景》《橙色风景》《白色风景》之风景三部曲译序:

捧读当中,不难看出东山先生作画的过程就是对美尤其对日本美的寻觅和发掘的过程。他始终在思索:日本美究竟是什么?它同西方美、同中国美的区别究竟何在?其大部分文章都留下了这方面思索的轨迹。综合起来,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传统审美意识或曰日本美,一般不崇尚高、雄浑、豪放、恣肆、飘逸和洒脱,而更注重简洁、质朴、洗练、静寂、冲淡和优雅。日本人这方面的感受和表现力也分外敏锐细腻。较之西方美的昂扬、凌厉和工致,它显得内敛和朴实;较之中国美的大气、写意和深刻,它显得本分与谦和。表现在绘画构图上,日本风景画很少“从开阔的视野收纳风景,而大多撷取自然的一角”,以便充分表现人与自然的亲和,表现造化的微妙。



第十届西湖读书节



林少华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著名翻译家。因翻译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而为广大读者熟悉,此后陆续翻译了32卷村上春树文集及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井上靖、东山魁夷等日本名家作品。同时他还应多家报刊邀请,撰写专栏,是国内知名的专栏作家。

韩国

2015年在韩国最畅销图书

- 1 《被讨厌的勇气》(日)岸见一郎·古贺史健/著
- 2 《秘密花园》(英)乔汉娜·贝斯福/著
- 3 《智慧的谈话所必备的广泛浅显的知识》蔡老板/著
- 4 《A Man Called Ove》Fredrik Backman/著
- 5 《智慧的谈话所必备的广泛浅显的知识:超越现实》蔡老板/著
- 6 《白钟元推荐的家常食谱52》白钟元/著
- 7 《独自一个人的时间的力量》(日)斋藤孝/著
- 8 《解忧杂货店》(日)东野圭吾/著
- 9 《哈佛凌晨4点半》(中)韦秀英/著
- 10 《7次阅读学习法》(日)山口真由/著

印度尼西亚

作家 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



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1925—2006)是印度尼西亚现代著名作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印度尼西亚被日本占领。1945年日本投降,印尼宣告独立。普拉姆迪亚投身人民保安部队,担任战地新闻军官,1947年回到雅加达,致力于文学创作。不久,“八月革命”爆发,印尼成为荷兰殖民地。普拉姆迪亚被捕入狱,直到1949年前夕才获释。

其间,普拉姆迪亚完成了三部短篇小说集《革命的火》《布罗拉的故事》《黎明》和长篇小说《追捕》《被摧残的人们》《游击队之家》的创作。

出狱后,普拉姆迪亚写了一系列揭露社会黑暗的小说。中篇小说《贪污》和短篇小说集《雅加达的故事》是他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此间,他担任了人民文化协会文学协会中央理事会副理事长,成了左翼文化团体的重要成员。

1965年,印尼爆发“九三零事件”,普拉姆迪亚被捕入狱,在布鲁岛留营被关押长达14年,直到1979年底才重新得到自由。在这十几年里,普拉姆迪亚写了10余部长篇小说,最出色的当属被称为“布鲁岛四部曲”的四部连续性的长篇小说——《人世间》《万国之子》《足迹》《玻璃屋》。小说再现了印度尼西亚民族在1898—1918年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不甘忍受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欺压与掠夺,迅速觉醒并英勇抗争的历史。小说多次在国内获奖,并引起世界文坛注目。

2006年4月30日,因病去世。终年81岁。

印度

六十年代以来英语文学最令人瞩目的转向



近年来,印度文学尤其是印度英语文学,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学界所谓的“六十年代以来英语文学最令人瞩目的转向”,就是指印度裔作家群的崛起以及印度题材作品在数量和影响力方面的持续增长。

这里说的是广义的印度当代文学,事实上所谓的“印度作家”大多是印度裔外国籍,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出生于印度婆罗门家庭,出生地和国籍却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

在布克奖历史上,至少有9部作品与印度身份和印度文化背景相关。1981年萨尔曼·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让印度第一次与布克奖结缘,1997年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以及2003年皮埃尔的《弗农·上帝·利特尔》都是以处女作获奖,然后是2006年姬兰·德塞的《失落的遗产》和2008年阿维德·阿迪加的《白老虎》。其中拉什迪是声望最高的印度作家,与奈保尔、石黑一雄并称“后殖民文学三杰”。《午夜的孩子》被公认为是20世纪后期印度文学在世界崛起的标志性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英文作家队伍整齐,从上世纪40年代的拉什迪,“50后”的维克托·赛斯,“60后”代表洛伊,直至以基兰·德塞和阿迪加为代表的“70后”,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

当然,就像《白老虎》开篇所说:“总理先生,我俩都不说英语,但有些事情只能用英语说。”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在印度英语文学在全球引发文学爆炸的同时,其他语种的印度文学正在惊人地萎缩,以至于有评论家感慨,印度文学受西方文化冲击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我在读

云之南



《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
姜青青/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8月
定价 108.00元

重新发现那个最美丽华贵的“天城”

读图时代看杭州现存最古老的地图南宋“京城四图”,它们详尽记载了南宋临安城内外地名信息1582条,这在南宋城市舆图中绝无仅有,即使在元明清三代也极为罕见,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地图中也是无与伦比的。

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在宋代文明的皇冠上,都城临安(今杭州)无疑是最为夺目的一颗明珠,它湖山秀丽,物产丰富,水网密布,桥梁众多,建筑宏伟,街市繁华。七个半世纪前马可波罗来到杭州,他着实惊叹了:这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

然而,杭州那些见证了宋代数百年历史兴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遗迹,有多少人又能看得分明、指点一二呢?

国家图书馆所藏南宋《咸淳临安志》中的“京城四图”(《皇城图》《京城图》《西湖图》《浙江图》),以其中的1582个地名为这个“天城”留下了永久的“镜像”。然而,岁月不饶人,纸张墨色悄然变异,明朝人、清朝人,他们越来越看不清图上那个曾经辉煌的城

市,他们摹绘了“京城四图”,但老眼昏花,错误百出。

直到有一天,杭州学者姜青青忽然发现打开“天城”之门的密钥——借助计算机的“透视”,通过史料严密考证,揭去了沧桑岁月覆盖在杭州这四幅最古老地图上的“面纱”,以全景式的宋版原图复原方式,为读者真实重现了杭州史上最繁华的那一刻,大大提升了杭州历史文化名城“成色”。

这一被列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的研究成果,共发现宋、明、清三种版本“京城四图”中的错讹缺失共计509条,复原和更正地名426条。在此基础上,作者以宋版原图为基础重绘的“京城四图”更真实、更完整、更清晰,让人们可以清晰地浏览图上99.43%的地名,使得在现代学术研究和图书出版中,改变了原先只能依靠多有讹误遗漏的清版摹绘图(清图的错讹缺失率最高,平均每5条地名中就有1条错误,而当下采用率最高的恰恰就是清图)的状况。

复原后的宋版“京城四图”又让我们看

到了什么“故事”?

《皇城图》经复原后,让人清晰地看到了支撑宋室宫廷生活的各种重要“节点”。复原的《京城图》信息更为密集繁多,纵览全图,可见一条横贯杭城东西的由豪宅大院构成的“金腰带”,还有一个大致呈“L”形格局、隐现于临安城内的“书香一条街”。《西湖图》不但把当时西湖眉清目秀的娇容呈现在新世纪的天空下,还真切地还原出一幅南宋末年最紧密的政治“关系图”,谁的宠爱,谁是宠儿,一目了然!《浙江图》的复原则让人直观地看到临安城郊外常住住户的高度集聚,尤其是艮山门到今望江门以东地区,70多个地名“猬集”一处,勾勒出一个可感的临安城人口“意象”。在“京城四图”上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确保临安人基本生活的保障系统——“东菜、西水,南柴、北米”,在当时的历史和自然条件下,这一城市功能布局堪称是城市发展的典范。

作者不仅以过人的功力复原了大量湮没的宋代杭州地名,而且对人们习见的地

名,也能探索幽隐,深入浅出,取得突破性的结论。比如有学者认为宋代西湖上是没有“三塔”的,那是明代的一大地标性建筑。但作者认为,从苏轼修建苏堤时的奏文中就可见“西湖三塔”已经存在了。除了南宋官修《淳祐临安志》对“三塔”的记载,作者还引用了南宋末年杭州人白珽的《西湖赋》以及宋元之交的民间诗文,甚至传世的宋明绘画,来多层次佐证“三塔”的存在。从“西湖三塔”一例,便可领略作者驾驭史料、层层剥茧的本领,他以动态的历史眼光,深入探寻同一地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状况,避免以一种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待和解释历史,使他的著作在历史研究的空间观念和观念上都达到了令人信服的学术制高点。那种认为“西湖三塔”为明代建筑且直指国家图书馆所藏宋版《西湖图》是清人伪作的观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相信这部著作,一定会受到学人的广泛关注,得到喜爱杭州历史文化的读者的青睐。